



外研社双语读库

哲学书系

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改造

(美) 约翰·杜威 著
陈清贵 胡志国 译
魏全凤 赵世人 审校

Man differs from the lower animal because he preserves all past experiences.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is lived again in memory. About what goes on today hangs a mass of thoughts concerning similar things experienced in bygone day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哲学的改造

(美) 约翰·杜威 著
陈霭贵 胡志国 译
魏金凤 赵世大 审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的改造：英汉对照 / (美) 杜威 (Dewey, J.) 著；陈清贵，胡志国译。—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11

(外研社双语读库·学·书系)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ISBN 978-7-5135-3811-4

I. ①哲… II. ①杜… ②陈… ③胡…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哲学理论—美国—现代 IV. ①H319.4:B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3078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冀群姐

封面设计 张 峰

版式设计 张苏梅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传奇佳彩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19.25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3811-4

定 价 80.00 元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238110001

总序

外研社自创立之日起就一贯秉承“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的宗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陆续出版了“九十年代英语系列丛书”、“大师经典文库”、“英美文学文库”等系列经典图书，在最大限度满足国内英语学习者阅读需求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引进和吸收海外优秀文化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多年出版实践中我们发现，对原版图书简单地以外语形式呈现，会使一些初级和中级外语学习者望而却步；而纯粹的译著，在翻译过程中又容易失掉原著中的某些精妙之笔，甚至丢失信息，因为每种语言都蕴含着其他语言无法精确对应的情致、智慧和洞见。文化交流本身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在大量引入外文作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本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传播，即把中国文化传递给世界。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应时推出“外研社双语读库”，立足经典，涵盖中外名家名作，涉及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以书系划分，采用双语编排，对文化背景附有注释。旨在积累世界各民族精粹文化的同时，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为国内广大英语学习者提供题材广泛、质量过硬的双语经典读物，也为社科各领域学者了解西方学术经典提供优质的研究素材。

2010年1月，双语读库“文·书系”出版问世，该书系收录了20部西方经典著作，多出自19和20世纪著名作家、学者、思想家和哲学家笔下，作品的题材丰富，包括传记、小说、游记、杂文、回忆录等。该书系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广大英语爱好者的欢迎和好评。

2010年3月，外研社和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设立“外汉翻译教学研究基金”项目，选取百余部国外经典学术著作，面向全国高校公开招募翻译项目组，参与投标者遍及全国近百所高校，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中标的译者多为全国重点高校的翻译专家、学者及中青年翻译人才，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每个中标项目组还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顾问，为其提供专业领域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以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此次推出的双语读库“学·书系”拟收录该“基金”项目中的优秀译作分批次出版，并细分为哲学辑、经济学辑、历史学辑、地理学辑、语言学辑、社会学辑、教育学辑等。“学·书系”依旧采用英汉对照编排，可作为社科各领域的学术研究读物以及中、高端英汉双语读物使用。

“学·书系”所选原作虽为经典名著，却也无法避免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希望读者朋友们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各篇译作均为译者倾尽全力、呕心沥血之作，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序

美国文化讲求实效，不尚玄思，实用主义便是它在哲学上的体现，这也是第一个产生于美国本土的哲学。1877年和1878年，皮尔士分别发表了《信仰的整合》和《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两篇论文，创立了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1898年，詹姆斯在一次演讲中，运用了皮尔士的基本观念，并在随后的十余年里拓展实用主义的范畴，实用主义日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尔后，杜威通过大量的著作、论文和演讲建立了完备的实用主义理论体系，将实用主义推向顶峰，使其成为美国哲学“黄金时代”的最重要成果。杜威去世后，实用主义受到分析哲学的批判，影响有所下降。然而，因为三位思想家出色的理论构建，实用主义与美国人固有的务实精神已然不可分离，所以在短暂的沉寂后，得到了新一代哲学家如罗蒂等人的承续，以新实用主义的面貌东山再起，继续在美国哲学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如果说实用主义是进入美国文化和美国哲学的重要通道，那么杜威作为古典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就是进入此通道的一把钥匙。杜威早年信奉新黑格尔主义，1890年读到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一书后，开始了“新的方向和品性”的思考，最终成为一代实用主义大师。罗素赞其为“美国当代首屈一指的哲学家”，罗蒂更将他与海德格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并称为20世纪四大哲学家。杜威一生涉猎广泛，在教育、心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卓有建树，但他的思想具有典型的“吾道一以贯之”的特征，他将实用主义原理运用到这些领域中，使其思想构成一个既有统领又有实际运用的整体。

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词来自希腊文“πράγμα”，指的是包括生产活动和道德行为在内的人的一切行为、行动。皮尔士不满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含糊不清，于是把这个词作为一个

核心概念运用到哲学上来，试图辟出一条新的哲学道路。皮尔士认为，一个概念的意义就是这个概念所引起的行动，或者说行动的实际效果。他要求用与人的具体行为相关的、可观察、可检验的词语来“翻译”抽象的形而上学术语，从而达到对概念的精确定义。这一原则被称为“皮尔士原理”，其中所包含的把哲学概念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起来的基本倾向，成为实用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要素。詹姆斯接受了皮尔士的原理，并把它发展为一种真理论。詹姆斯主张，真理是观念的属性，而不是事物的属性，真和假是我们关于事物的判断的值，而不是事物本身的价值。所谓“真”就是观念的证实过程和有效性，即前一个经验与后一经验的符合，观念与效果的符合。因此，詹姆斯说他的真理观是一种彻底经验主义的符合论真理观。

杜威在詹姆斯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理论原则。杜威认为，任何思想、理论都是人类为了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求得更好的生存的工具，真理也不例外。理论和真理不是静止的命题和判断，而是人对外在刺激做出反应的模式。如果作为假设的思想、理论在现实中不能达到预期目的，那就是谬误，反之则为真理。杜威说，他的真理论也是一种“符合论”，即工具与目的、观念与效果的符合。这种工具主义的真理观认为，真理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而只是人在生存世界中运用的工具，它的意义是功能性的，而不是本体论的。真理的价值是体现在实践中的功能价值，人类重视真理，是因为真理能满足人的需要，能让人达到某种目的。作为生存的工具，真理在本质上与用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以及手中的斧、锤之类并无两样。换言之，在杜威看来，真理具有两个属性。首先，真理需要走向现实，需要到现实中运用、操作，不能只呆在人类的头脑中。其次，真理在操作中被发现与当初的假设相符合，因而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实用主义所谓的“实用”观念，不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便拿来应急的借口，而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人类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目的的认识。杜威的这个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是一致的，不过，在什么是实践的基础这一问题上，杜威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相径庭。

杜威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自然的经验主义”或“工具主义”，

它不同于传统的形而上学理论，而是一种立足于人和人的实践的理论，它强调自然、社会、理论和真理的价值都来源于它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杜威认为，西方哲学最明显的特点是二元思维模式。传统哲学假设了一系列两两对立的观念，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笛卡尔的心灵与肉体，康德的本体与现象等，前者是静止的、不动的，总是高于后者，是后者向往却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杜威指出，二元对立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社会中奴隶主与奴隶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希腊人轻视劳作、推崇闲暇和沉思的社会风气在哲学上的反映。受到希腊人这种静态的、理智主义的知识观的影响，在新的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牵引下，后世的西方哲学派生出其他的二元对立的范畴。杜威认为，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观念是前科学、前民主时代的精神产物，在新的时代里需要加以改造。在杜威看来，哲学也是人类设计出来应对环境压力的，也需要接受现实的审判，根据现实结果进行自我调整。改造后的哲学将回归工具的本位，面向整个社会的福利，而不再是社会特权集团的私有物。从这个角度看，实用主义不仅有着现实的科学精神，而且富含民主思想。

杜威与中国知识界有着极深的渊源。1919年2、3月在日本讲学结束后（以“哲学的改造”为主题的八次讲座，本书的原型），杜威应中国知识界的邀请渡海来到中国，登陆后不几天就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杜威的哲学与中国社会当时发生的变化相契合，他希望能亲眼见证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这个民族也希望杜威给予更多的思想上的支持。因此，本未计划到中国的杜威决定在这里呆上一年，后来再次改变主意，呆了两年又两个月。最终这两年多的时间成为杜威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在居留中国的两年里，杜威广泛接触当时文化界、教育界、政界名人，并在北京、上海、南京各地高校发表演讲，开设课程，宣讲实用主义，加之入室弟子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推崇，杜威遂成为20世纪上半期在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哲学家之一。建国以后，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干扰，我国读者对实用主义大多持有某种偏见。实用主义哲学，尤其是“有用即真理”的观点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世俗哲学，受到批判和唾弃。在这种大形势下，

杜威哲学也不能幸免。对实用主义的误解至今仍然未能完全消除。对于志在了解美国文化和美国哲学的中国读者来说，重新认识杜威仍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功课。

理解杜威，需要我们抛开固有偏见，以开放的精神深入阅读其原著，实事求是地对其思想作出评价。在《哲学的改造》一书中，杜威通过批判传统哲学树立自己的观点，阐述他对哲学的任务和目标的革命性理解，这为我们认识杜威以及整个实用主义哲学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切入点。

本书据 1920 年 Henry Holt & Company 公司出版的《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 译出。在翻译方法上，译者尽量采用直译，但原著句式复杂，许多措辞与汉语习惯相去甚远，英语读着很痛快，直接对应为汉语却往往生硬拗口，因此意译法也是必不可少的补充。无论直译或意译，目的只在尽可能为汉语读者提供一个可靠、通顺的译本，既让人领会杜威原意，又不致遭受太多的阅读痛苦。要达到这个目标很困难，译者真诚地期待读者的批评。

译者

2012 年冬

Contents

CHAPTER I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HILOSOPHY	2
CHAPTER II	SOME HISTORICAL FACTORS IN PHILOSOPHICAL RECONSTRUCTION	38
CHAPTER III	THE SCIENTIFIC FACTOR IN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72
CHAPTER IV	CHANGED CONCEPTIONS OF EXPERIENCE AND REASON	104
CHAPTER V	CHANGED CONCEPTIONS OF THE IDEAL AND THE REAL	140
CHAPTER VI	THE SIGNIFICANCE OF LOGICAL RECONSTRUCTION	182
CHAPTER VII	RECONSTRUCTION IN MORAL CONCEPTIONS	222
CHAPTER VIII	RECONSTRUCTION AS AFFECTING SOCIAL PHILOSOPHY	258

目 录

第一章 变化中的哲学概念	3
第二章 哲学改造中的几个历史因素	39
第三章 哲学改造中的科学因素	73
第四章 变化了的经验与理性概念	105
第五章 理想与现实：变化了的概念	141
第六章 逻辑改造的意义	183
第七章 道德观念的改造	223
第八章 影响社会哲学的改造	259

John Dewey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CHAPTER I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PHILOSOPHY

MAN differs from the lower animals because he preserves his past experiences.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is lived again in memory. About what goes on today hangs a cloud of thoughts concerning similar things undergone in bygone days. With the animals, an experience perishes as it happens, and each new doing or suffering stands alone. But man lives in a world where each occurrence is charged with echoes and reminiscences of what has gone before, where each event is a reminder of other things. Hence he lives not, like the beasts of the field, in a world of merely physical things but in a world of signs and symbols. A stone is not merely hard, a thing into which one bumps; but it is a monument of a deceased ancestor. A flame is not merely something which warms or burns, but is a symbol of the enduring life of the household, of the abiding source of cheer, nourishment and shelter to which man returns from his casual wanderings. Instead of being a quick fork of fire which may sting and hurt, it is the hearth at which one worships and for which one fights. And all this which mark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stiality and humanity, between culture and merely physical nature, is because man remembers, preserving and recording his experiences.

The revivals of memory are, however, rarely literal. We naturally remember what interests us and because it interests us. The past is recalled not because of itself but because of what it adds to the present. Thus the primary life of memory is emotional rather than intellectual

第一章

变化中的哲学概念

人不同于低等动物，因为人会保存过去的经验。过去发生的事能再现于记忆之中。对过去类似事情的回想，如云雾一般地罩着今天正在进行的事。动物的经验随生随灭，每次新的行动、新的感受都孤立存在。人类世界却不同，其中任何事情都有过去事情的回响与追念，每一事物都让人想到其他事物。因此，人有别于野外的兽类，他生活的世界不只是纯然物性的，而是充满了符号与象征。一块石头，不只是一个坚硬的障碍物，还是已故先祖的一块纪念碑。一团火焰，不只是供暖或燃烧，还是家庭永恒生活的象征，是游子浪迹天涯后回归的欢乐、养育、庇护之所的不竭源泉的象征。它不是一堆会致人受伤的野火，而是人们向往并为之奋斗的壁炉之火。以上现象表明人性与兽性有异、文化与纯自然有别，这一切均因为人有记忆，能保存、记录其经验。

然而，记忆的重现很少是原封不动的。我们自然而然地记得有趣的事——也正因为其有趣，我们才记得。过去之被想起，原因不在于过去本身，而在于它给现在添加的色彩。故而，记忆之根本与其说是知性的或实践的，不如说

and practical. Savage man recalled yesterday's struggle with an animal not in order to study in a scientific way the qualities of the animal or for the sake of calculating how better to fight tomorrow, but to escape from the tedium of today by regaining the thrill of yesterday. The memory has all the excitement of the combat without its danger and anxiety. To revive it and revel in it is to enhance the present moment with a new meaning, a meaning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actually belongs either to it or to the past. Memory is vicarious experience in which there is all the emotional values of actual experience without its strains, vicissitudes and troubles. The triumph of battle is even more poignant in the memorial war dance than at the moment of victory; the conscious and truly human experience of the chase comes when it is talked over and re-enacted by the camp fire. At the time, attention is taken up with practical details and with the strain of uncertainty. Only later do the details compose into a story and fuse into a whole of meaning. At the time of practical experience man exists from moment to moment, preoccupied with the task of the moment. As he resurveys all the moments in thought, a drama emerges with a beginning, a middle and a movement toward the climax of achievement or defeat.

Since man revives his past experience because of the interest added to what would otherwise be the emptiness of present leisure, the primitive life of memory is one of fancy and imagination, rather than of accurate recollection. After all, it is the story, the drama, which counts. Only those incidents are selected which have a present emotional value, to intensify the present tale as it is rehearsed in imagination or told to an admiring listener. What does not add to the thrill of combat or contribute to the goal of success or failure is dropped. Incidents are rearranged till they fit into the temper of the tale. Thus early man when left to himself, when not actually engaged in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lived in a world of memories which was a world of suggestions. A suggestion differs from a recollection in that no attempt is made to test

是感性的。原始人回忆起昨日与野兽的搏斗，不是要科学地研究那野物的习性，也不是要改进明日的战术，而是要以昨日之惊险排遣今日之无聊。记忆有战斗的种种刺激，而无丝毫凶险与焦虑。回忆并陶醉其中，是为了给当下添加一种新的意义，一种既不完全属于现在也不完全属于过去的意义。记忆是经验的间接体验，有实际经验的全部情感价值，而无其紧张、多变与烦忧。胜利的喜悦在庆祝的舞蹈中较之战胜当时更为强烈。伴随着篝火边的讲述与重演，狩猎活动才成为自觉的、真正的人类经验。当其搏斗之时，注意力往往被实际细节和对结果的不确定感所牵制。到后来，各个细节才被编成故事，衔接为一个意义整体。在实际过程中，猎人专注于当时的具体任务，其存在是零碎的。当他在脑海里回想起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一部戏剧方才产生，有开端，有中间部分，有通往胜利或失败的高潮的发展过程。

既然唤起过去的经验意缘于给目前无聊的空闲增添乐趣，那么记忆的根本就是幻想与想象，而非精确复现。毕竟，重要的是故事，是戏剧。唯独具有现实情感价值、能让剧情更紧张的事件才会被目前的故事选中，无论此故事是在想象中排练，还是正给一个崇拜者讲述。那些不能渲染战斗的惊险或无助于说明成败结局的情节，则被省去。各情节还会作前后调整，直至适合故事的氛围。因此，当早期人类独处的时候，当他没有实际参加生存斗争的时候，就生活在一个记忆的世界里——一个联想的世界里。联想

its correctness. Its correctness is a matter of relative indifference. The cloud suggests a camel or a man's face. It could not suggest these things unless some time there had been an actual, literal experience of camel and face. But the real likeness is of no account. The main thing is the emotional interest in tracing the camel or following the fortunes of the face as it forms and dissolves.

Students of the primitive history of mankind tell of the enormous part played by animal tales, myths and cults. Sometimes a mystery is made out of this historical fact, as if it indicated that primitive man was moved by a different psychology from that which now animates humanity. But the explanation is, I think, simple. Until agriculture and the higher industrial arts were developed, long periods of empty leisure alternated with comparatively short periods of energy put forth to secure food or safety from attack. Because of our own habits, we tend to think of people as busy or occupied, if not with doing at least with thinking and planning. But then men were busy only when engaged in the hunt or fishing or fighting expedition. Yet the mind when awake must have some filling; it cannot remain literally vacant because the body is idle. And what thoughts should crowd into the human mind except experiences with animals, experiences transform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amatic interest to make more vivid and coherent the events typical of the chase? As men in fancy dramatically re-lived the interesting parts of their actual lives, animals inevitably became themselves dramatized.

They were true *dramatis personae* and as such assumed the traits of persons. They too had desires, hopes and fears, a life of affections, loves and hates, triumphs and defeats. Moreover, since they were essential to the support of the community, their activities and sufferings made them, in the imagination which dramatically revived the past, true